



席勒評傳

席勒評傳

傅 韋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席勒評傳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446 字数 48,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11/16 插页 2

1955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4501—5500册

定价 (4) 0.23元

譯 後 記

席勒是十八世紀德國偉大的詩人和戲劇家，德意志民族文學藝術創造的先驅者之一。

本書簡明地敘述了席勒一生的創作活動，同時把他所有的重要戲劇作品作了扼要的評介。

席勒所處的時代是德意志民族文學產生的時代，他的創作活動是和他反抗封建社會的鬥爭分不開的，本書在研討他的生活和創作的時候，特別着重地指出了並分析了這方面的意義。

本書原係一九五三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出版的“現代席勒讀本”(Schiller, Ein Lesebuch für unsere Zeit)的序言，這個讀本由保爾·弗理德倫代爾(Paul Friedländer)編輯，威瑪杜靈格人民出版社(Thüringer Volksverlag, Weimar)出版。序言作者未署名。

1955年8月。

統一書號： 10019·1446

定 价： 0.23 元



席勒像

安东·格拉夫作

目 次

引言	1
幼年時代和青年時代。反抗暴君的鬥爭	5
德國的情況，啓蒙運動，狂飈運動	19
青年席勒的戲劇	24
從來比錫到耶拿	35
歷史學家	43
席勒和歌德	49
“時代女神”，詩，警句，歌謠	57
民族詩人	61
詩人的晚年	76
遺產	79
譯後記	84

引 言

一七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傍晚，二十二歲的席勒和他的朋友史特萊西穿過司徒嘉德的艾斯令格城門，逃出了符騰堡。席勒這一次出行不但擺脫了他在暴君卡爾·奧金公爵的國家裏精神上所受的痛苦煎熬，同時也是向封建制度的宣戰。當時席勒一個錢也沒有，有的只是他對自己，對他的詩人的使命，和對人類較為美好的前途的信念。席勒這個時期的態度是他一生和他全部作品的標誌。

他的這些作品在德國人民中間是家喻戶曉，珍貴非常的。這些作品的作者的名字永遠和歌德相提並論，這兩個名字是德國古典文學的代表。不但在他生活的時代，就是在今天，席勒仍然是年青一代的詩人；自由和祖國這兩個概念和他的作品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德國的國民戲劇和德國的舞台能達到這樣輝煌的極峯也是席勒的功績。

今天的讀者提出很多有關這位偉大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和這些作品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等問題，讀者提出這些問題是很有道理的，由於席勒的創作和他的思想具有其

独特的地方，我們也認為有必要回答这些問題。雖然今天每一個德國人都知道席勒，但席勒這個名字所表示的意義却極不一致。因此我們想在這裏藉助於詩人的生平和他的作品，力求清晰、明白地回答这些問題。当然，在这一本書中只能討論一些最重大的問題，而就是这些問題也不能討論得很是詳盡。

一百五十年以前，席勒大概不会預料到，他的作品在未來的日子裏怎樣愈益成為全國人民的一項財富。如果說席勒的作品當時是針對着進步的資產階級說出他含義深長的話語，那麼現在它針對着的就是城市和農村的勞動人民。歷史的條件雖然已經變更，他的戲劇却直到今日仍未失去其鼓舞人民和改造社會的作用。保護席勒的文學遺產這項工作，只有工人階級領導的進步力量才能承擔下來；席勒的作品只有在為人類更崇高的目的的鬥爭中才能永垂不朽，並且發揚光大。席勒對於人類的未來的預見使他在“歡樂頌”中呼喊道：

人們啊，你們擁抱吧！

這一蜜吻我給予全世界！

而且使他夢想到一個全體人類都親如手足的世界。

在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的鬥爭中，席勒是站在進步勢力這一面的，他的偉大的詩才創造出許多不朽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以藝術巨匠的手腕描繪了反抗暴政、爭取自由和人道主義的鬥爭，他喚醒了民族覺悟，掀起了德意

志人民的反抗精神，鼓舞起青年一代跟隨着自己前進。席勒的作品是不容許脫離德意志民族文學產生的時代來研究的，它是民族文學的一個主要構成部分。

在席勒的全部作品裏選擇時，我們要把他的著作區別爲下列兩類：一類著作我們今日已與之沒有什麼關聯，另外一類則直到今天仍然是活的，仍然能給我們指示將來的途徑。席勒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充滿了尖銳矛盾的時代，他的唯心主義和他的藝術理論，若是就它們反映了席勒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所持的態度這一點來看，對於我們仍然是具有啓發意義的。這一篇論文在有的地方也要研討這一個問題。可是，對於席勒的哲學的唯心主義，我們是把它當作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必然的、已經過去的事物來觀察的。

對於我們重要的是：儘管席勒的理論是唯心的，然而在他創作的實踐中他仍然走向人民，深入到人類的痛苦中去，而且他在自己的劇作中所依靠的一個階層，在社會上是“正在發展，具有遠大前途的階層，哪怕這些階層，在現時還不是佔優勢的力量”（斯大林）。因此，席勒的作品也就不能像資產階級文學理論那樣，從他的哲學的唯心主義這個角度去觀察。席勒爲爭取自由和人道主義，爲反對民族壓迫而發出的呼聲，在當時便已經深刻地影響了德國人民，我們研究席勒的作品時，正是要從他的這種呼聲所產生的實際影響這一點出發。同時也必須要注意到唯心思想在他的著作中遺留的痕跡。

席勒不能和他誕生在其中的社會分隔開，他在这个社會裏生活，受苦，進行鬥爭，取得勝利，遭受失敗，不顧窮困和疾病的威脅一再挺身崛起；如果我們把他放在這個社會裏來觀察，席勒的真實面目才能顯現在我們眼前。席勒為反抗社會環境而進行的鬥爭和他的創作是不可分的，因為正是在“與社會環境的鬥爭中，席勒成長為一個詩人”（梅林^①）。席勒的生活經歷和他的創作比任何其他詩人都更強烈，更直接地交互滲和着。因此，在這裏我們也要縝密地考察詩人的生平。

希望通過這個讀本^②，讀者對於這位詩人和他的為人以及他所處的時代能有所了解，並且幫助讀者從他的作品汲取新的力量，為爭取進步和國家的統一而奮鬥。

① 法朗茲·梅林（1846—1919），馬克思主義歷史家和文學批評家，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領袖之一。

② 指一九五三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杜塞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現代席勒讀本”。

幼年時代和青年時代。

反抗暴君的鬥爭

詩人的父親——約翰·卡斯帕·席勒，一七四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和麵包師寇德維茲的十七歲女兒結婚的時候，他已經有過各式各樣的人生經歷了。一七四五年，奧法兩國爲爭奪尼德蘭而爆發的一次戰爭中，他是拜爾驃騎兵团的一名軍醫，隨着軍隊開入尼德蘭，做過法國人的短期的俘虜，後來在一七四九年才回到符騰堡家鄉來。結婚以後，他就在那個風景優美的小城市——瑪爾巴哈定居下來，當一名外科醫生。但是他的顛沛的軍事生活並沒有就此終止，一七五三年，他又替當時依存於法國，後來捲入七年戰爭中的符騰堡的卡爾·奧金公爵服務，當一名軍需官。一七五九年十月底，身爲少尉的約翰·卡斯帕·席勒正隨着他的聯隊踏上征途，預備爲法國的光榮和利益進行一場血戰的時候，竇綠苔·席勒太太生了一個男孩子，這是一七五九年十一月十日。這個孩子就是約翰·克里斯朵夫·

弗立德利希·席勒。他的姐姐比他早誕生兩年，名叫克里斯朵芬。

以後幾年中，这一家人的境遇並不怎麼好。战争把父親遠阻在異地，不能回到瑪爾巴哈來。母親的生活很艰辛，因為以前似乎是非常富裕的店主和麵包師寇德維茲，也已經由於當時籠罩全國的饑饉而貧窮了。直到一七六三年，一家人又重獲团聚，遷入符騰堡边境的羅爾喜村居住。當時約翰·卡斯帕已經提陞為上尉，就在那裏担任招募士兵的職務。那時候這個職業還並不算不得人心，而且據說席勒上尉在執行任務時也不屑於施用暴力。雖然如此，詩人後來在“陰謀和愛情”一劇中痛斥公爵販賣人口的勾當時，他想到的可能是這一時期的事情。

弗立德利希還是七歲的孩子的時候，他想進入宗教界做牧師的心願就很顯著了。他的姐姐克里斯朵芬這樣談到他：“他常常爬上一隻椅子，開始講道。母親或者姐姐一定要給他繫上一條黑裙子，戴上一頂小帽。這時候他就裝着一副像煞有介事的樣子。在他面前的人都得仔細听着，如果有人笑了，他就非常氣惱……”

一七六六年，父親被調到魯德維希堡去了，兒子也就在那裏入了拉丁文學校，畢業成績很好。克里斯朵芬後來談到這一時期說，他們常常去看戲，使得年青的弗立德利希對意大利歌劇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弗立德利希本來已經準備要入一座寺院办的學校學習牧師的職務，這時候發生了

一件事，使他的一生有了決定性的轉變。卡爾·奧金公爵對於他的“下屬”，無論是精神或是身體，一向是任着自己的性子驅策的；他不顧席勒父親的抗議，強把十三歲的弗立德利希送進一所設在魯德維希堡“孤寂別墅”的軍事學院裏去。這樣一來，席勒便不由自主地和公爵的專制制度發生了密切的接觸；而席勒前一時期比較幸福的、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也就突然中斷了。現在讓我們暫且拋開席勒一會，轉過來對當時符騰堡的情況仔細地觀察一下吧。

十八世紀的德國正處在一種分崩離析的狀態下，全國分裂為三百個小國，符騰堡是其中一個擁有五十萬左右人口的公國。統治着符騰堡人民的公爵們，根據法朗茲·梅林的描述，是“壓榨百姓、荒淫糜爛、無惡不作，在政治上卻又腐敗無能的一族人”。卡爾·奧金公爵（1728—1793）的宮廷自然也不例外；這裏是愚昧、邪惡、荒淫、窮奢極慾的叢集地，賄賂橫行，諂媚和自私自利成為一時的風尚。公爵早已從事一種骯髒的買賣，把他的“親愛的子民”販賣給外邦大國。早在一七五二年，公爵就按照契約承擔了一項義務，規定每年以三十二萬五千利佛爾^①的代價給法國軍隊準備好六千名壯丁。到了一七五九年，兵士的

① 利佛爾，法國貨幣名。

數目甚至增加到一万二千名。要做这种販賣人口的勾當，一定就要強拉壯丁；夜間闖入民屋把青年人从床上劫走，或者在宗教禮拜的時候強行“徵募”，這些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一七八六年，公爵把一個步兵聯隊和一個砲兵中隊出賣給荷屬東印度公司運往非洲好望角服役時，他的卑鄙無恥已經達到極點。詩人舒巴爾特^①在他的“好望角之歌”一詩中給這一聯隊的士兵豎立了一座紀念碑。

公爵就這樣犧牲了他臣民的生命和幸福供給自己在宮廷中的揮霍，他力圖和法蘭西皇宮的奢華爭奇鬥勝。他以千百個家庭的悲劇作為代價，來償付从法蘭西和意大利運來的美女的身價，來償付後來為霍恩海姆公爵夫人購買的金剛鑽的價款。老百姓的妻女在公爵面前也毫無保障，他常用重刑脅迫，強把婦女們从家中劫走，擄到自己的後宮裏。“正是在六十年代間，魯德維希堡目覩了這位斯瓦比亞^②蘇丹的一切無法無天的奢靡，他的二千人之衆的扈從侍衛……他的意大利歌手和舞女，他的跳舞會，音樂會，假面舞會，雪橇遊行，花燈，燄火和狩獵。而另一方面，這座七拼八湊的破落的城市，許多座房屋已經傾塌，尚未補繕裝修，給上述的華而不實的氣象構成了一幅再妥當也沒有的背景”（梅林）。

① 克利斯齊安·舒巴爾特（1739—1791），德國詩人和音樂家。

② 斯瓦比亞，德國地名，包括符騰堡及巴伐利亞的一部分。

公爵的驕奢和城市、農村廣大人民的貧困這一对照，在符騰堡顯示得特別鮮明。一七五九年，這個暴君把一位受人尊敬的學者，約翰·雅各·摩賽爾^①囚禁在霍恩威爾要塞裏，因為摩賽爾受了議會代表們的託付，對卡爾·奧金的橫征暴斂提了抗議。一七七七年，歌唱自由的詩人舒巴爾特被公爵陰謀誘騙出國境，便被禁錮在霍恩斯配格要塞的土牢裏，達十年之久。誰要是敢用祖國利益的名義對公爵的專橫奢侈加以諫諍，他就蠻橫乾脆地回答一句：“什麼祖國！我就是祖國！”

一七七三年一月十六日，弗立德利希·席勒進入軍事學院的時候，符騰堡正是上面所說的一副面貌。舒巴爾特非常恰當地把這所學校稱為“奴隸養成所”，在這裏，席勒就是要按照公爵的意旨塑造成專制政治的一件得手應心的工具。校內的学生都依照各自的階級出身，劃分為貴族子弟與平民子弟兩個集團。公爵的教育實習也包括學生間相互偵探這一項訓練，他們必須定期作出關於別人的報告交給公爵。席勒這時總是努力替他的同學說好話。公爵竭力使家庭這個觀念从學生們的思想中排除出去，這是他的教育法的一個特點。學生甚至在自己的至親家屬喪葬之際，也不得離開學校。公爵自己要做學生們的“父親”。吃飯要按

^① 約翰·雅各·摩賽爾(1701—1785)，德國法律家。

口令進行；學生整隊走進飯廳，向左轉，向右轉，祈禱，坐下，甚至拿羹匙都要听口令。非但如此，公爵還要管制學生的靈魂；他拆閱學生的一切往來信件，學生和家長會見時必須有監視人在場。席勒妻子的姐姐卡洛林·封·沃爾錯根後來在她的傳記中說，由於缺少自由行動，疾病流行，許多學生的生命因之減短或者竟受到摧殘。

在這期間，席勒很快地成長起來；據別人描述，席勒這時是一個瘦長的青年，蒼白的面頰上長着雀斑，深褐色的頭髮覆蓋着寬大的額角。軍服穿在他非常瘦削的身體上，據說很不相稱。

學校既沒有神學系，席勒不得已就學習法律，但是這並不是合乎他的心意的。一七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學院搬到司徒嘉德去時，他就轉入了醫學系。醫學使他接近了大自然。這時候他已經着手研究精神和物質的關係，後來在他的醫學論文中他曾寫下了他在這一方面的觀點。他認為學習醫學有助於培植他潛伏的詩人的感情。他的同學霍文，彼得森和沙爾芬斯坦和席勒有同好，很自然地便和他有了較深的交往。席勒最初的幾篇戲劇和抒情詩的嘗試作品便是在這一時期寫的。

在軍事學院的高牆閉鎖中席勒度過了八個年頭，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八個年頭。這些年頭裏，一個人如果在社會上無拘無束地來往，必然會增添無數經歷，得到許多鼓舞，從而培養了一個人的理智和才能。席勒長期與外界隔